

昌黎先生集

十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

○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

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從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

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

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

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

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

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

昌黎卷十四

世祿堂

同甫

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

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

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

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元和十二年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充海沂密為一道

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道

平盧軍所治即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

下或有

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

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

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以王遂為

一年襲其軍號曰天平軍

舊史穆宗紀云十

等州節度賜號天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

將用之

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

大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安下或有於

以彼之人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

安於公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

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

フニ小三ノ五

昌黎卷十四

二

世綵堂

同甫

形於色

一力以供國家之職

或作竭心

而殘其帥

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後

幽鎮魏不悅於政

相扇繼變

長慶元年幽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

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

其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

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

謂二年武寧軍

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

同於三方惟鄆也

截然中居四鄰望之

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

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  
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  
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  
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  
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  
閣抗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  
皆不誤而反為石本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  
脫句所奪甚可笑也

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

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將疆

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

非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

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

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治

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

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武則忿

以憾或無以憾二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

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憊音韞磨以歲

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

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或下

有也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公亦樂眾

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平聲一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本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五三小九十九

昌黎卷十四

四

世綵堂同甫

帝奠九壘壘九壘九州也壘與壓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

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

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蚌音義同節根之螟羊

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箴或針膊而磔之磔音陟格切凡公四

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師石本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

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

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

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

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萬物將

自清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

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

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甚詳

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

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

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

說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

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

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替經諏律○

音施用人用不屈谿有蕢苾毗賓

切萍也根浮水而生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者苾與菰同音孤

詩左書無我斲遺音亦斲此邦是庥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

先儒或以為幾乎諛然反復終

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

不為諛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

或作其一母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

或作其母一母死鳴咿咿音伊其一音伊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

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

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

也或無字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閣杭無仁

是字非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

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弟第第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

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

三四九小七五

昌黎卷十四

六

世綵堂同甫

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

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

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

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為貓

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

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



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

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則則是聖人

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

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

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如

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

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

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

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

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

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

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

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

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諒非深考古訓讀聖

易春秋所指各殊也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

宜無讓者願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

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

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以文三王之質質之敝

小人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以文三王之質質之敝

環終而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

復始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

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至

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

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

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抑其

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

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

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觀其所為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

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

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

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

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

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秦穆之德

不踰於二霸魯穆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

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

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

朱楊

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

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

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

後有書七十一篇咸化而從焉或無其孟子辭而闕之則既廓

如也或無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

不可乎或無知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

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或作者

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

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

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

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以方本則尚何

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

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

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

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一匡天下戎狄以

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

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

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秦用商

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

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

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

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實願與諸生論

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又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

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

二百六十八十九 昌黎先生卷十四 十 世綵堂

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今將自州縣始

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

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

乎而或作其所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

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

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

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春秋之後其

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

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

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

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

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

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

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

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

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

三十八六

昌黎卷十四

土

世綵堂

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

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

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

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

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乾健也今考乾

之交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

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

乎二或作非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

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有

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

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者下或有或在字豐上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

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

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

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

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

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

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

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

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

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

人或作諱作民此試進士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

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  
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  
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  
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  
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是恤五刑典三禮彰  
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  
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  
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所

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

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

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

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

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

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

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

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  
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  
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  
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  
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  
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  
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争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

昌黎卷十四 世綵堂 主

延齡罪慳慨引誼申直費等帝欲相延齡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吾當取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相延齡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數争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争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州北平人定可以

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不不求聞於人也

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



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或子無下

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號觀察使

間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

尉揚寧賈束帛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

召為諫議大夫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

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或在下有或有草字移易

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必

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

窺其際皆以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

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

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

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若蠱

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

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

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

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在位不為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介之夫下

再出陽子二字或作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實匹夫陽子亦再見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

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問其

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

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言乎哉

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得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

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

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

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

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秩祿或作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

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

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舊本

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舉也宋

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

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故雖諫且議使

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

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

於蓬蒿之下或以無本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

昌勅卷十四 二十七 世 八善

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

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

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

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

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

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是其啓非是或

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

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

有有心下或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

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

矻矻音窰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而字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

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

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

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大甲下小甲

馬 卷十四

十八

世公

八善

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

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字時人者

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

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果賢則固

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字而惡訐以為

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

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

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曰立於淫亂之

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吾子其

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

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

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

按方本殊無文理。今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

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

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

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

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

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

###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見儀禮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

之禮魯莊公三年五月葬相王總舉下緬也

禮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

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

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

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

當惟云總也作云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

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

下或無者也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

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

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

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

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

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非父母無服無

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

麻無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

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也字子思曰三

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

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

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

大夫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外姻至無故未

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謂

之不能葬春秋譏之

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

過時而不能葬之日謂之不能葬之也

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

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

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

以是知其至少也

或無是字

改葬者為山崩水涌

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

以水齧其墓

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纒水齧

其墓於

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

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之薨也有宋

大三四九

昌黎卷十四

廿

世綵堂

陳奎

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

以改葬

喪事有進而

無退

禮檀弓文

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

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

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

不能自還

稚下或無而字

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

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

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

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

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

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

更重也而下或除下或有之字更或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

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

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

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

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

也以似或非是作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

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

啓下或有殯字至于下或無既字未三月則服

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

非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

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

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

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以役

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



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  
豆籩駮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

士之子弟未爵命者無子或以塞員填闕而

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

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

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

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

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

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

大凡八  
小四三昌黎卷十四 世綵堂 圭

或作進以  
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

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

稷之小事或無然字  
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

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

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

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今夫齋郎

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

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

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  
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  
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  
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  
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  
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  
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  
不敬者歟非上或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  
歟若知此不可作此或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

作馬  
昌黎卷十四  
世綵堂

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學生

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

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

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

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考之於古則非訓

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

宜去失或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

不得其理矣議文苑此篇前後有

禘祫議禘或作祫禮三年一禘○今按篇內皆作

裕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  
祖之廟禘者謂也謂審諦其尊  
卑而祀之禘禘之議考之新史  
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  
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  
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  
吏部侍郎裴柳冕等十人議  
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  
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  
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  
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  
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  
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  
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  
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  
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  
廟禘祫就本室饗  
之凡二十年乃決

八十二 昌黎卷十四 世綵堂 庚之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八年宜令百僚議限

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

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

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

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

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

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

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

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共

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

擬議不敢自專擬在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

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

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

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

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

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

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嶸等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

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

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

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

或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

二百廿一 昌黎卷十四 世綵堂

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下或無

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為壇除其毀

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

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

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

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

增太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

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

祭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

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

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

遲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

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祗郊禋神所依

兮徘徊招搖靈犀迟兮犀音栖迟與遲同

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

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臣又以為不可

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

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為字其於或今欲正其

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父之或作父子父子下或五曰獻懿二祖宜別

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

廟以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

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墀四

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以為不當

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

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

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不

當禘於太廟又不可禘祫之所謂而遂直廢其祭則於

義又有不可通者故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

中以為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

大正亦四昌黎先生集卷十四 廿八 世綵堂

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

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春秋文公二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

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

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

神之又常祭甚眾眾或作頻新書合祭甚寡

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

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

本意獻祖

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次  
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  
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  
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懿祖為尊不相降厭  
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  
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  
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不  
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  
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  
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  
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  
曉故竊推之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  
也疑所字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  
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粗合天心斷而行

小六五十六、七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一  
廿九  
世綵堂

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  
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

目或作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為君子之儒

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

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

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

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

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

所謂過者所上或有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

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

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

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

自誠明者或無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

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

大世少小一五五 八昌黎卷十四 世綵堂

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

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

於外亦不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伊

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

學之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

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禮不勉而中從容中道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顏子自惟



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

求其志或無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

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

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

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

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

字下或併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

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

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

昌黎先生卷十四 世綵堂

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

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祕書官稱也或無書

字而無以祕為人名及論作問又

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

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反既

作此書先儒劉敞原曰小功不稅

則此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

哀而其服也者以韓子疑之而

作小功不稅也書夫韓子之疑

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  
 骨肉不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  
 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矣韓子之  
 間於新故死哉甚矣然疑之未盡  
 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者至親  
 也求之以不得也夫為服者至  
 之思以暮斷其殺至于功兄  
 弟之恩以小斷其殺至于功兄  
 外親之服以制禮豈苟言情哉亦祖  
 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祖  
 著於文而已矣大功弟之服不  
 稅其文至是也兄弟之稅小功  
 過于小功也外親之服不  
 至于小功也外親之服不  
 踈之殺見矣故禮而為之親  
 謂之兄弟見矣故禮而為之親  
 加者親也有加者報之也其親  
 親者稅下親也親者有加者報之也其親  
 則至親之暮斷小功之稅如  
 也夫禮之指而疑其於情而不及  
 文失禮之指而疑其於情而不及  
 子疑之是也彼人疑之為非也何  
 以言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  
 服而巳矣記曰聞遠則免袒弟之喪  
 既除喪而巳矣記曰聞遠則免袒弟之喪  
 成踊夫若是矣韓子其吉哉故曰彼  
 人之為非也韓子其吉哉故曰彼  
 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  
 已矣乎猶有也然則免袒成踊則  
 也雖然降而無已哀者以麻不稅是  
 亦降而無服已哀者以麻不稅是  
 之以其情逾月然後  
 已其亦愈乎吉也然後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

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

鄭注無此語只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

功有不上或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

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適與昆弟之下殤

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

母或無字禮浴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

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

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

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

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

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

於外哉豈有下或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

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

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

色感感類有喪者或感感或作感容類下而其

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無稅下或字禮

世綵堂

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  
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  
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  
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云唐子西  
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悚息尤深或作  
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

當從舊本○今按此文總於書類  
昌黎卷十四  
世孫堂

傳也况有諸本可從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方二

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  
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  
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  
一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此四字為句而以廿為  
丞碑尚以四言矣故公文多如南海碑薛助教碑  
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從  
方本餘年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  
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  
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

以聞於天子之升或或作升之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有名下或公卿大夫知

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歎字而為

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

人子厚作陽城遺愛人父母俱全具或俱初入太

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閒一二歲乃一

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

之老不自克一日捐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

昌黎卷十四

三

世綵堂

李文

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

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以蕃之義行言於

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

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

歐陽詹生如史稱轅固生樂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

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

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

樂

葬字非是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

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

涇原軍亂推朱泚為主。泚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

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

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

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

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

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上氣

或有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

昌黎公卷十四

世綵堂文

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

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

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

###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尚

為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

塞及為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

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

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揚朱墨

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

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  
 人使人淺惑揚雄作法言而辨  
 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  
 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  
 人而熾天譯而廣之言善者惟  
 浴而熾天譯而廣之言善者惟  
 而巳矣昔者聖人言善者惟二  
 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生  
 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  
 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  
 故治生者咸備聖人不殊今天  
 於生者咸備聖人不殊今天下  
 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  
 人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  
 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  
 至今近者千載莫有言聖人者  
 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  
 無禪於多怪而執不信徒相為  
 孟軻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  
 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  
 知其去絕異學為多乎曷可  
 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  
 然欲舉聖人執事者多尚駁雜  
 由之也舉聖人執事者多尚駁  
 實之說使人於陳之於前以為  
 此有以累於人短如任私尚勝  
 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  
 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  
 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君損  
 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  
 固不為也今執事為廢棄時  
 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  
 文章不謬於古守常者竊未為  
 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

問而致答又

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

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

之然不見於它書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

疑當時俗語也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

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

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

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今乃大得所圖脫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

五

昌黎卷十四

三

世綵堂

文

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

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

音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

所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

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

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

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



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

無下或有所字

得下或無矣字

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

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

力之未至也

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

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

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

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

實駁雜之說

與下或無復出人字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

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

大八五小三六

昌黎卷一四

三九

世孫堂三李

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

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

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

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

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吾所以為

此書十有餘歲撫言未可憑也

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

而譏裸裎也

程或作體

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

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

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

或無言字愈

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

折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  
 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  
 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父矣誠  
 以世相浴化而莫之知所以任  
 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言  
 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所以言  
 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  
 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在  
 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  
 諭之諭之證也不入天下至廣  
 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  
 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  
 者近而不可入則舍之遠而有  
 諭者又豈可為書以家至而說  
 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說者則  
 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  
 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  
 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  
 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  
 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  
 為况有疾疫吉凶虞其間哉是  
 以君子汲汲於所待五六十年  
 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年而  
 有所為則或遺恨矣今執事  
 雖參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  
 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  
 俟後或有事不及曷可追乎天  
 與人成性度已及曷可追乎天  
 後有成人度已及曷可追乎天  
 待五成十者昔顏子之庶幾而  
 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  
 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  
 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從聖人  
 之後聖人已著書者以從聖人  
 子獨立於世必有定制故若古

師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  
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  
人是孟軻者紀其師之說以  
書若孟軻者已傳者猶以孟  
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  
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  
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  
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  
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  
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  
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  
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  
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  
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  
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  
衆是戲人也非示人  
道以義之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  
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  
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况於愈者  
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  
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  
然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  
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

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吾豈敢昌言排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

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

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

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

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

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

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

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

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又或作至賴其徒

昌黎先生集卷十四 四二 世綵堂

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

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

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父也自夫

子而及乎孟子未父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

亦未父也下二及乎或並作字然猶其勤若此

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

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

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上書者或

有為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

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

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

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

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其何或前作又何

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

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

昌黎卷十四 四三 世綵堂

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

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

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然字或無非好

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為

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

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

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

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

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為考之記實曰張而

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

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  
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  
字疑必自有脫誤不然不用戴禮也○今按作為  
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用戴禮也○今按作為  
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  
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明言記曰  
据公本語依禮記定作為字一本○惡害於道哉  
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惡害於道哉  
哉道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  
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大五二 四三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日日

世孫堂一介

世孫廖氏  
刻梓家塾





